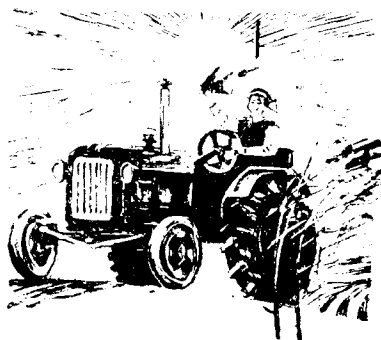


领队的大雁

解越





领队的大雁

解 越

北京人民出版社

领 队 的 大 雁

解 越

*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737×1092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169,069 字

1978 年 2 月第 1 版 197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10071·212 定价：0.54 元

内 容 提 要

《领队的大雁》是反映祖国西南大凉山彝族地区农业学大寨的故事。

小说围绕着水稻上高山，改造阿卡尔各“神地”，以党支部书记各石为代表的广大翻身奴隶，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学大寨改土造田，同以大队长阿陆比比为代表的几千年的反动家支势力，展开的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揪出了阶级敌人，教育了旧习惯势力严重的社员，取得改造神树坡的巨大胜利。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各石、呷苏、姐姐、约火、果果等翻身奴隶的形象。对比比、则各、毕摩等人也作了有力的揭露和鞭挞。

小说情节曲折，语言生动，富有彝族地区特色。

人 物 表

莫古各石	俄木拉达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各石阿妈	老锅庄娃子 各石的母亲
莫古尔切	民兵联防队队长 各石的父亲
木帕呷苏	老锅庄娃子 支部委员 放牧员
阿陆妞妞	团支书 科研组长 铁姑娘队长
阿陆格丕	妞妞的父亲
吉哈莫	妞妞的母亲
阿陆约火	民兵连长 突击队长
果果	约火的妻子
阿芝	回乡知识青年 赤脚医生
索拉	青年民兵
克牛	青年民兵
拉吉	老奴隶 放牧员
石基惹	拉吉的儿子
阿陆瓦哈	民兵
金古	瓦哈的妻子
阿陆毕摩	迷信职业者 阿陆家支头面人物
阿陆依达	富裕劳动者 阿陆家支头面人物
木呷	公社党委书记 阿芝的父亲

布 洛 成昆线上列车长 锅庄娃子
阿 陆 吉 坡 家支头人
阿 陆 比 比 俄木拉达的大队长
则 木 则 各 保管员 暗藏的国民党少校特务
阿 候 黑 布 牛 反动奴隶主
阿 候 五 沙 反动奴隶主

目 录

引 子	(1)
一 欢乐的火把节	(15)
二 阿卡尔各	(38)
三 居心叵测	(53)
四 展翅高飞	(67)
五 鄂古山上	(84)
六 交 锋	(100)
七 开工以后	(113)
八 豺狼本性	(132)
九 追 根	(142)
十 阿陆家的丧事	(158)
十一 左右夹攻	(174)
十二 妞妞的婚事	(187)
十三 针锋相对	(200)
十四 部 署	(212)
十五 追吧！掉队的雁	(231)
十六 闪光的战斗	(243)
十七 破釜沉舟	(261)
尾 声	(276)

引 子

谁数清了地上的青草，
就知道奴隶有多少血泪；
谁数清了天空的星星，
就知道奴隶有多少仇恨。

——奴隶之歌

黎明前的大小凉山，格外黑暗、阴冷。

阵阵狂风，掀起滚滚雪浪，夹着狗叫狼嚎，向孤寂偏僻、断墙残壁的山寨冲撞，向萎缩在草堆中、火塘旁，期待天明的奴隶们扑去。

就在这个风雪交加的时刻，俄木拉达寨子的黑彝^①奴隶主阿候黑布牛，手拿皮鞭冲进一个鸡窝般的草屋子，飞脚把一位正在痛苦中呻吟的女奴隶踢翻在地。啪，啪，啪地抽打三下，然后竖起眉毛，恶狼似地直吼：“不驯服的牛马要遭皮鞭，不听话的奴隶要遭刀砍。呸！怀崽子的贼娃

① 黑彝称“诺”，是彝族中的贵族，大多是奴隶主。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无限的特权，自认为血统比百姓和娃子高贵，不与其他阶级的人通婚，也不劳动，靠剥削百姓和娃子过活。

子^①，还不给我滚到阿卡尔各的神树坡，向天菩萨赎罪去！免得过二天生下来，给我家带来霉气！”

女奴隶挣扎着坐起来，干燥的嘴唇翕动着，发出微弱的声音：“色坡^②，我肚疼得厉害，恐怕……”

嘴唇未合上，黑布牛挥手就是一鞭。“哼，想飞啦，奴隶的奶汁是绿色的，只能象羊子一样哺育出吃草的娃子。活该！这是天菩萨对你们想吃粮食的惩罚，快去！”

怒火呀，在心里燃烧，仇恨呀，在胸中翻滚。奴隶主要把我往死里赶，不行。石头压竹笋，竹笋迟早要伸出来，我要活下去，活下去。女奴隶压住心火，含着悲愤的泪水，踉踉跄跄地迈出门外。

山野象一盆拌稀了的荞子面，灰蒙蒙，冷森森，天地相连，浑浊一片。坡上的老树在北风怒吼中发抖；沟里的泉水冻断了流，就连善跑的鹿子，也不敢在这样的天气里，试试它灵活矫健的蹄子。

女奴隶艰难地挪动着脚步。没有多久，手和脚就冻僵了。一阵狂风，把她抛进了雪窝。她倔强地仰起头来，怒视着摇摇欲坠的碉楼，仇恨的火花窜上脑门，她狠狠地咒骂着：“黑夜再长，总挡不住天亮的到来；虎豹再凶，总有被猎人剥皮挖心的时候。黑布牛！你这个吃人的野兽，等

① 娃子是奴隶。分两种：一种在奴隶主家内的，叫锅庄娃子；一种由奴隶主家分居出去的，叫安家娃子，都无人身自由。奴隶主可以任意买卖。社会地位最为低下，是奴隶社会中会说话的“工具”。

② 色坡：彝语，主人的意思。

着吧！红军果盛开的那一天，我要剥掉你的狼皮，割掉你舔人血、吃人肉的舌头，挖出你的心肝给狗吃！”

好久好久，女奴隶轻轻抚摸着凸起的肚皮，决心更坚定了，翻过九十九座山，趟过九十九条河，也要保住奴隶的后代。她一步一挪，默默地爬向阿卡尔各。

爬呀，爬呀！大雪覆盖的崎岖山路，被她的身体拖开一条雪道，坚硬的冰凌把她本来就褴褛的衣裙，撕成了碎片，血水从她磨破的手肘上、膝盖上淌出来。眼泪融化了雪，又结成了冰，鲜血点红了山间小道，又给雪花埋了起来。她有什么“罪”要到天菩萨前去赎啊！女奴隶仰头问高高的雪山，雪山不语；低头问冰冻的大地，大地无言。这是什么世道啊！凉山的道路千万条，天上有乌云的路，地上有豺狼的路，为什么偏偏没有娃子的路？凉山的土地千万亩，树上有小鸟的窠，地上有蚂蚁的窝，为什么偏偏没有娃子的一寸土？

前不久，山寨遭了灾，心毒如蛇的黑布牛，不但不给粮食吃，还强迫奴隶们作繁重的劳动。女奴隶的丈夫莫古尔切与锅庄娃子木帕呷苏商量，决定躲过奴隶主的耳目，悄悄地在阿卡尔各开了一片土地。谁知躲过了豺狼，又碰上了虎豹。种子撒下去，苗苗刚刚出土，就被阿陆毕摩^①发现了。他象被挖了心肝似地暴跳起来：“贼娃子！你吃了豹子胆，敢动我阿陆家的神坡地……”

^① 毕摩：巫师，迷信职业者。

刚烈的尔切火辣辣地回答说：“什么神坡地 不 神坡地的，我只知道长出粮食来就是好地！”

毕摩气极了。他抓起尔切的锄把，动手去铲刚出土的苗苗。尔切一个箭步抢了上去，大喝了一声：

“住手！你敢毁我一颗苗，就跟你拚了！”

“贼娃子，你的心比罗锅还大。你敢扯鬼神的天菩萨？你等着瞧——”在娃子中间，毕摩最怵头的就是这个尔切。他知道，这是个宁折不弯的硬汉子。要动手，眼下就他一个人，占不了便宜。于是，他口里咒骂着，气冲冲地往寨子里走。

在寨口，正好碰上他的近侄——一个脸上布满黑斑的年轻人。

毕摩拽住近侄，气急败坏地把刚才的事叙述了一遍。最后说，“你新近当了阿候家的管家娃子^①，你说说，该咋办？”

那人嘿嘿一笑，说：“打狗欺主，不如让主打狗。尔切是黑布牛的娃子，我们阿陆家出五十砣银子送给他……一举两得，既可借他黑彝的威风，来显示一下阿陆家的神通，也可以出出这口恶气……。”

为了凑够这五十砣银子，阿陆毕摩又找了一个叫阿陆依达的中年汉子。

“又要摊钱？”中年汉子噘着嘴。

“有啥法啊？有人要动我们的宝地！”

① 管家娃子：替奴隶主管家的娃子，是奴隶主的狗腿子。

“呸，呸，呸！”中年汉子口里吐着唾沫：“真缺德。我可没有那么多的钱……”

阿陆毕摩拍拍那个人的肩膀：“好啦！你别端起金碗要饭喽！”

当天，阿陆家召开了家支^①会议。由毕摩的近侄请来阿候黑布牛，递上五十砗银子，说明原意。早就对尔切恨之入骨的黑布牛正中下怀，一口答应了阿陆家的要求。当场吩咐几个背枪娃子，把尔切捆到阿卡尔各，倒吊在“神树”下“赎罪”。想把尔切活活地吊死。

金竹根连根，娃子心连心。黑布牛残害娃子的罪行，气坏了锅庄娃子木呷和呷苏。两人商量之后，木呷在尔木坡放了把火，吸住了阿候家的人；呷苏偷偷地跑到阿卡尔各，救下尔切。尔切只身逃进了老鹰岩。

从此以后，黑布牛想方设法，折磨尔切的老婆……

尔切老婆刚刚跑到“神树”前，婴儿就在这风狂雪急中

① 在大小凉山地区，解放前，统一的政权组织还没有形成，而奴隶主的家支组织，实际上起着反动政权的作用。家支是一种以父系血缘为基础，以父子连名制为纽带而聚结起来的组织。家支有头人，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家支内的重大事件，都要召开头人会议或家支会议讨论对策。因此，家支尽管还保留着氏族组织的躯壳，但在奴隶制度下，它的主要职能，对内分化、镇压广大奴隶的反抗；对外是掠夺其他家支或防御其他家支的掠夺。所以，奴隶主的家支组织，实质上是对奴隶进行阶级专政的工具。民主改革中，从政治上摧毁了奴隶主的家支组织。但几千年来奴隶社会根深蒂固的影响，家支组织的反动作用还是严重地存在着，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严重阻力。

降生了。

这个刚刚落地的孩子，舞动着小手，嫩红的小嘴，使劲吮吸阿妈干瘪的奶头。野菜、蒿草当食粮的阿妈，哪能满足儿子的愿望呢？婴儿发出“呜哇，呜哇”的哭声，阿妈搂紧孩子，心如刀绞。滚滚的泪水夺眶而出，滴在婴儿的脸蛋上。阿妈轻轻地抹掉孩子脸上的泪珠，哽咽着说：“乖孩子，等着吧！红军果快开花了！红军快回来了……”

尔切老婆生孩子的消息，传进了黑布牛贴心娃子的耳朵里。他急忙奔进碉楼，瞪着一对三角眼：“色坡！你听说了吗？尔切老婆……”

“生下孩子了？”

“对！”

“那……”黑布牛打了个冷战，眼前幻化出娃子造反，站立起来的小尔切的身躯。

贴心娃子又眨了几下三角眼，嘴巴凑到黑布牛的耳边，嘀咕了一阵。

第二天一早，黑布牛象一头恶狼似地钻进产妇的草屋里。瞪着眼睛，冲着尔切的老婆直吼：“快！快把这‘小魔鬼’丢到山里去喂狼。他给我家带来了霉气。”

孩子是阿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来到世上，连阿达还没有见到，就要被活活地扔掉。女奴隶知道，羊子和豺狼讲理，只能被豺狼吃掉。她气炸了肺。她挣扎着从篾笆上站了起来，吼了一声，一头朝黑布牛身上撞去。

“啊波波！”^①黑布牛被撞倒在地上，痛得象猪一样地尖叫。

身后的贴心娃子，见四下无人，抄起一根柴棒，猛地向女奴隶头上砸去。女奴隶顿时倒在血泊中，鲜血溅了孩子一身。

黑布牛从地上爬了起来，狠命地踢了女奴隶几脚。又伸出污秽不堪的黑爪子，夺走了大声哭叫着的婴儿。

孩子的哭声，传进了正准备上山砍柴的木帕呷苏的耳朵。他趔了回来，朝黑布牛家的小草屋跑来。

黑布牛脸色铁青地跨出门来，急匆匆地朝寨口跑去。他手里倒提着哭叫着的婴儿，嘴里不断地咒着鬼。

老锅庄娃子心里一下全明白了。尔切家又遭了大难，奴隶主要整死这棵苗子。

“色坡，你……”

黑布牛横了木帕呷苏一眼，没有理他。

呷苏也转身走了：“快死的娃儿了，身上又有血，不吉利呀……”

一句话提醒了黑布牛。他生怕沾上“霉气”，急忙把孩子扔在地上。一边“呸，呸，呸”的吐着恶气。

“去！把他丢进阿卡尔各，喂狼去！”

“这……”呷苏故意迟疑了一下。

“快去！”黑布牛的眼珠子一瞪。屁股一扭，没有多望

① 啊波波：彝语，哎呀的意思。

一眼，蒙上查尔瓦^①走了。

这个惨剧发生在一九四九年的严冬，是千里凉山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一九五〇年初春，布谷鸟叫得特别早。金竹发了芽，银杏开了花，红军果的叶子长得格外翠。解放军挺进大小凉山的消息，象春风一样迅速传开。在老鹰岩得到这一喜讯的莫古尔切，回到老婆身边。兴冲冲的第一句话就是：

“当年的红军要回来了。大石板下的娃子有指望了！”

“啊！”惊喜交加的女奴隶，扑在丈夫的怀里：“是真的吗？”

“没错，没错，红军如今改为解放军。听说，解放军上个月就过了金沙江，前几天已经到了县里，再过几天就要来咱俄木拉达寨啦！”

“好啊，好啊！”女奴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日日盼，夜夜想，好不容易盼到这一天啦！……”

“对！太阳快出来了，娃子快自由了。我们的孩子快过好日子了！”

一提起孩子，尔切老婆格外悲恸。晶莹的泪珠，扑簌簌地往下掉。

“可，可我们的孩子……给黑布牛……害，害死了……”

“什么？”莫古尔切气得毛发直竖，“嗖”地一声，提起

① 查尔瓦：披毡，一种羊毛织品。

砍刀，“咔嚓”一下，把地上的一块树疙瘩劈成两半：“跟那狗豹子^①算账去！”

“你要干什么？”妻子扑过去，紧紧拉住丈夫的胳膊。
“鸡蛋不能跟石头碰。人家手里拽着刀把子……再说，孩子又死了……”

“你不要管我！”尔切掰开妻子的手，“我要找黑布牛算账——”

正在这时候，锅庄娃子木呷出现在小草屋的门前。他大步跨了进来，又回身推上了屋门。

“娃子报仇，三代不晚。你才回来，为什么这样性急？有啥子事，也该跟大伙商量一下啊！”

“唉！黑布牛他……”尔切重重地叹了口气。

“你们家的大祸，我早就知道了，正要来跟你说呢……”

尔切放下砍刀，从腰带上解下一根疙瘩连疙瘩的羊毛绳来。眼里喷射着怒火：“木呷兄弟！你看看这根羊毛绳……黑布牛欠下我们娃子多少血债啊！”

这根已经变成黑灰色的羊毛绳，是尔切阿达留给尔切唯一的“财产”。原来，阿达和尔切都不认字，每当遇到奴隶主残杀娃子的时候，尔切父子总是悲愤地在羊毛绳上结一死疙瘩。久而久之，九尺九寸的羊毛绳，变成三尺三寸的疙瘩堆，成了奴隶社会罪恶的见证。它记载着娃子们桩桩件件的血和仇啊！

① 狗豹子：凉山彝族称狼为狗豹子。

木呷沉默了，他理解尔切的心情。

“你知道吧，木呷兄弟，当年的红军已经到县里了。跟黑布牛算账的日子快要到了——”

木呷的眼睛亮了，说：“红军来，那就更好了！”

这时木呷才告诉尔切，孩子并没有死。原来呷苏接过孩子后，去找木呷商量，由木呷把孩子转移到他妹妹——附近寨子一个安家娃子家里。放风说，这家人生了个儿子。与此同时，呷苏拿着用草根和烂布包扎成的“娃儿”，扛着锄把，穿过寨子，在阿卡尔各掘土埋了。就这样声色不露地掩过了奴隶主的耳目。

苦难的日子熬到头了。

一九五六年春天，凉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娃子们彻底翻身了。呷苏和木呷领着蹦蹦跳跳的“小魔鬼”，来到莫古尔切夫妇的身边。

尔切老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半天，才用发抖的双手，从头到脚的抚摸着自己的孩子，抱着亲了又亲。尔切紧紧地握住木呷和呷苏的双手，声音无比激动：“老阿叔，亲兄弟，你们……”他用语言表达不出自己的感情，只是把两人的手越握越紧。

呷苏笑着说：“金竹根连根，娃子心连心。尔切，这是彝家的后代，我们老一辈的希望和未来啊。你们整整悲了六年，盼了六年，现在奴隶娃子苦出头了，孩子也该回来了……”